

故事一百種

七擒孟獲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3
1

C

857.61
119.3
139



七擒孟獲

蜀漢建興三年，益州飛報：『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，犯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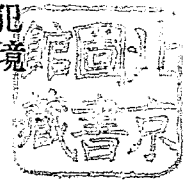
孟獲

仇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，死守此城，其勢甚急。』

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：『臣觀南蠻不服，實國家之大患也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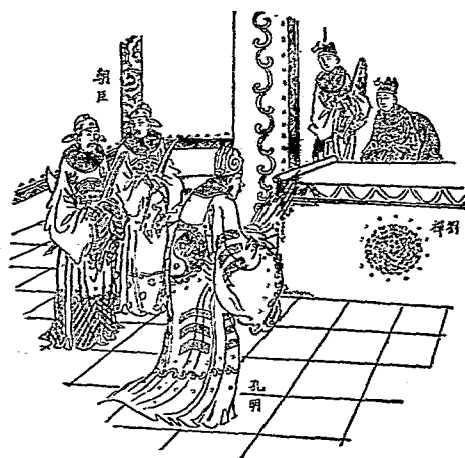
七擒孟獲

侵掠。建寧太守雍闓，乃漢朝什方侯雍齒之後，今連結孟獲造反。牂牁郡太守朱褒，越雋郡太守高定，二人獻了城，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。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，皆與孟獲爲鄉導官，攻打永昌郡。今王



808370

臣當自領大軍，前去征討。」後主曰：『東有孫權，北有曹丕，今丞



後主曰：『朕年幼無知，惟丞相斟酌行之。』

相棄朕而去，倘吳魏來攻，如之奈何？孔明曰：『東吳方與我國講和，料無異心；若有異心，李嚴在白帝城，此人可當陸遜也。北面曹丕，已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，不必憂也。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，保陛下萬無一失。今臣先去掃蕩蠻方，然後北伐，以圖中原，報先帝三顧之恩，託孤之重。』

是日，孔明辭了後主，令蔣琬爲參軍，費禕爲長史，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；趙雲、魏延爲大將，總督軍馬；王平、張翼爲副將；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，前望益州進發。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：『自荊州失陷，逃難在鮑家莊養病。每要赴川見先帝報仇，瘡痕未合，不能起行。近已安痊，打探得東吳讎人已皆誅戮，逕來西川見帝，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，特來投見。』孔明聞之，嗟訝不已；一面遣人申報朝廷，就令關索爲前部先鋒，一同征南。大隊人馬，各依隊伍而行。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所經之處，秋毫無犯。

卻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，卽與高定、朱褒商議，分兵三路：高定取中路，雍闓在左，朱褒在右；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

敵。於是高定令鄂煥爲前部先鋒。煥身長九尺，面貌醜惡，使一枝方天戟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領本部兵，離了大寨，來迎蜀兵。

卻說孔明統大軍已到益州界分。前部先鋒魏延，副將張翼王平，纔入界口，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。魏延出馬大罵曰：『反賊早早受降！』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。戰不數合，延詐敗走，煥隨後趕來，走不數里，喊聲大震。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，絕其後路。延復回。三員將併力拒戰，生擒鄂煥，解到大寨，入見孔明。孔明令去其縛，以酒食待之。問曰：『汝是何人部將？』煥曰：『某是高定部將。』孔明曰：『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，今爲雍闓所惑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放汝回去，令高太守早早歸降，免遭大禍。』

鄂煥拜謝而去，回見高定，說孔明之德。定亦感激不已。次日，

雍闓至寨禮畢，闓曰：『如何得鄂煥回也？』定曰：『諸葛亮以義放之。』闓曰：『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，欲令我兩人不和，故施此謀也。』定半信不信，心中猶豫。忽報蜀將搆戰，闓自引三萬兵出迎。戰不數合，闓撥馬便走。延率兵大進，追殺二十餘里。次日，雍闓又起兵來迎。孔明一連三日不出。至第四日，雍闓高定分兵兩路，來取蜀寨。

卻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，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，被伏兵殺傷大半，生擒者無數，都解到大寨來。雍闓的人，囚在一邊；高定的人，囚在一邊。卻令軍士傳說：『但是高定的人免死，雍闓的人盡殺。』衆軍皆聞此言。

少時，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，問曰：『汝等皆於何人部

從？』衆僞曰：『高定部下人酒。』孔明教皆免其死，與也食賞勞，令人送出界首，縱放回寨。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。衆皆告曰：『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。』孔明亦皆免其死，賜以酒食，卻揚言曰：『雍闓今日使人投降，要獻汝主並朱褒首級以爲功勞，吾甚不忍。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，吾放汝等回去，再不可背反。若再擒來，決不輕恕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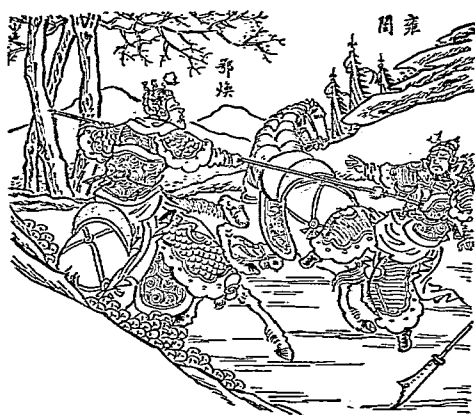
衆皆拜謝而去；回到本寨，入見高定，說知此事。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，卻有一半放回的人，言說孔明之德；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。雖然如此，高定心中不穩，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；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。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，喚入帳中問曰：『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，因

何誤了日期？汝這廝不精細，如何做得細作！」軍士含糊答應。孔明以酒食賜之，修密書一封，付軍士曰：「汝持此書付雍闓，教他早早下手，休得誤事。」

細作拜謝而去，回見高定，呈上孔明之書，說雍闓如此如此。定看書畢，大怒曰：「吾以真心待之，彼反欲害吾，情理難容！」便喚鄆煥商議。煥曰：「孔明乃仁人，背之不祥。我等謀反作惡，皆雍闓之故；不如殺闓以投孔明。」定曰：「如何下手？」煥曰：「可設一席，令人去請雍闓。彼若無異心，必坦然而來；若其不來，必有異心。我主可攻其前，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，闓可擒矣。」

高定從其言，設席請雍闓。闓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，懼而不來。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。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，

皆想高定之德，乘勢助戰。雍闓軍不戰自亂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。



行不二里，鼓聲響處，一彪軍出，乃鄧
煥也；挺方天戟，驟馬當先。雍闓措手
不及，被煥一戟刺於馬下，就梟其首。
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。定引兩部
軍來降孔明，獻雍闓首級於帳下。孔
明高坐於帳上，喝令左右推轉高定，
斬首報來。

曰：『汝來詐降，敢瞞吾耶？』

定曰：『某感丞相大恩，今將雍
闓首級來降，何故斬也？』孔明大笑
曰：『丞相何以知吾詐降？』孔明

於匣中取出一緘，與高定曰：『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，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，豈肯一旦便殺此人？吾故知汝詐也！』定叫屈曰：『朱褒乃反間之計也。丞相切不可信。』孔明曰：『吾亦難憑一面之詞。汝若捉得朱褒，方表真心。』定曰：『丞相休疑。某生擒朱褒來見丞相，若何？』孔明曰：『若如此，吾疑心方息也。』

高定卽引部將鄆煥并本部兵，殺奔朱褒營來。比及離寨，約有十里，山後一彪軍到，乃朱褒也。褒見高定軍來，慌忙與高定答話。定大罵曰：『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，使反間之計害吾耶？』褒目瞪口呆，不能回答。忽然鄆煥於馬後轉過，一戟刺朱褒於馬下。定厲聲而言曰：『如不順者皆戮之！』於是衆軍一齊拜降。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，獻朱褒首級於帳下。孔明大笑曰：『吾故

使汝殺此二賊，以表忠心。」遂命高定爲益州太守，總攝三郡；令鄧煥爲牙將，三路軍馬已平，孔明遂率領大兵前進。

卻說蠻王孟獲，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，遂聚三洞元帥商議：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，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，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。三洞元帥入見孟獲，獲曰：「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，不得不併力敵之。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。如得勝者，便爲洞主。」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，董荼那取左路，阿會喃取右路。各引五萬蠻兵，依令而行。

是時孔明正在寨中議事，忽哨馬飛報，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。孔明聽畢，卽喚趙雲魏延至，卻都不吩咐；更喚王平馬忠至，囑之曰：「今蠻兵三路而來，吾欲令子龍文長——魏延表字

文長——去，此二人不識地理，未敢用之。王平可往左路迎敵，馬忠可往右路迎敵。吾卻使子龍、文長隨後接應。今日整頓軍馬，來日平明進發。」

二人聽令而去。又喚張嶷、張翼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同領一軍，往中路迎敵。今日整點軍馬，來日與王平、馬忠約會而進。吾欲令子龍、文長去取，奈二人不識地理，故未敢用之。」

張嶷、張翼聽令去了。趙雲、魏延見孔明不用，各有慍色。孔明曰：「吾非不用汝二人，但恐汝涉險深入，爲蠻人所算，失其銳氣耳。」趙雲曰：「倘我等識地理，若何？」孔明曰：「汝二人只宜小心，休得妄動。」

二人怏怏而歸。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：「吾二人

都爲先鋒，卻說不識地理，而不肯用。今用此後輩，吾等豈不差乎？
『延曰：『吾二人只今就上馬，親去探之；捉住土人，便教引進，以敵蠻兵，大事可成。』』

雲從之，遂上馬，逕取中路而來。方行不數里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。二人上山坡看時，果見數十騎蠻兵，縱馬而來。二人兩路衝出。蠻兵見了，大驚而走。趙雲、魏延各生擒幾人，回到本寨，以酒食待之，卻細問其故。蠻兵告曰：『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，正在山口。寨邊東西兩路，卻通五溪洞，並董荼那、阿會喃各寨之後。』趙雲、魏延聽知此話，遂點精兵五千，教擒來蠻兵引路。比及起軍時，已是二更天氣，月明星朗，趁著月色而行。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，約有四更。蠻兵方起造飯，準備天明廝殺。忽然趙雲、魏

延兩路殺入，蠻兵大亂。趙雲直殺入中軍，正逢金環三結元帥；交馬只一合，被雲一槍刺落馬下，就梟其首級，餘軍潰散。魏延便分兵一半，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。趙雲分兵一半，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。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，天已平明。

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，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，便引兵出寨拒敵。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，蠻兵大亂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。兩下夾攻，蠻兵大敗。董荼那奪路走脫，魏延追趕不上。卻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，馬忠已殺至寨前。兩下夾攻，蠻兵大敗。阿會喃乘亂走脫，各自收軍。回見孔明。孔明問曰：『三洞蠻兵，走了兩洞之主，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？』趙雲將首級獻功。衆皆言曰：『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，因此

趕他不上。』孔明大笑曰：『二人吾已擒下了。』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。

少頃，張嶷解董荼那到，張翼解阿會喃到。衆皆驚訝。孔明曰：『吾觀呂凱圖本，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，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，故教深入重地，先破金環三結，隨卽分兵左右，寨後抄出，以王平馬忠應之。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。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，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，令關索以兵接應，擒此二人。』諸將皆拜伏。

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，盡去其縛，以酒食衣服賜之，令各自歸洞，勿得助惡。二人泣拜，各投小路而去。孔明謂諸將曰：『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，便可就此擒之。』乃喚趙

雲魏延至，付與計策，各引五千兵去了。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，授計而去。孔明分撥已畢，坐於帳上待之。

卻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，忽哨馬報來，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；部下之兵，各自潰散。獲大怒，遂起蠻兵迤邐進發，正遇王平軍馬。兩陣對圓，王平出馬橫刀望之。只見旗門開處，數百南蠻騎將兩勢擺開。中間孟獲出馬，頭頂嵌寶紫金冠，身披瓔珞紅錦袍，腰繫碾玉獅子帶，脚穿鷹嘴抹綠靴，騎一匹捲毛赤兔馬，懸兩口松紋鑲寶劍，昂然觀望。回顧左右蠻將曰：『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，今觀此陣——旗旌雜亂，隊伍交錯，刀槍器械，無一可能勝吾者。——始知前日之言謬也。早知如此，吾反多時矣。誰敢去擒蜀將，以振軍威？』

言未盡，一將應聲而出，名喚忙牙長；使一口截頭大刀，騎一匹黃驃馬，來取王平。二將交馬，戰不數合，王平便走。孟獲驅兵大進，迤邐追趕。關索略戰又走，約退二十餘里。孟獲正追殺之間，忽



然喊聲大起，左有張嶷，右有張翼，兩路兵殺出，截斷歸路。王平關索復兵殺回。前後夾攻，蠻兵大敗。孟獲引進將死戰得脫，望錦帶山而逃。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。

獲正奔走之間，前面喊聲大起，一彪軍攔住；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。獲見了大驚，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。子龍衝殺一陣，蠻兵大敗，生擒者無數。孟獲止

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，背後追兵至近，前面路狹，馬不能行，乃棄了馬匹，爬山越嶺而逃。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，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，引五百步軍，伏於此處。孟獲抵敵不住，被魏延生擒活捉了。從騎皆降。

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，見孔明，孔明早已殺牛宰馬，設宴在寨，卻教帳中排開七重劊子手，刀槍劍戟，燦若霜雪，又執御賜黃金鉞斧，曲柄傘蓋，前後羽葆鼓吹，左右排開御林軍，布列得十分嚴整。孔明端坐帳上，只見蠻兵紛紛攘攘，解到無數。孔明喚到帳中，盡去其縛，撫諭曰：『汝等皆是好百姓，不幸被孟獲所拘，令受驚嚇，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，必倚門而望，若聽知陣敗，定然割肚斷腸，眼中流血，吾今盡放汝等回去，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。』

之心。』言訖，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。蠻兵深感其恩，泣拜而去。孔

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。

不移時，前推後擁，縛至帳前，獲

跪於帳下。孔明曰：『先帝待汝不薄，

汝何故背反？』孟曰：『兩川之地，皆

是他人所占地土；汝主倚強奪之，自

稱爲帝，吾世居此處，汝等無禮，侵我

土地，何爲反耶？』孔明曰：『吾今擒

汝，汝心服否？』孟曰：『山僻路狹，誤

遭汝手，如何肯服？』孔明曰：『汝既

不服，吾放汝去，若何？』孟曰：『汝放我回去，再整軍馬，共決雌雄；



若能再擒吾，吾方服也。」孔明即令去其縛，與衣服穿了，賜以酒食，給與鞍馬，差人送出路徑，望本寨而去。

卻說孔明放了孟獲，衆將上帳問曰：「孟獲乃南蠻渠魁，今幸被擒，南方便定，丞相何故放之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擒此人，如囊中取物耳。直須降伏其心，自然平矣。」諸將聞言，皆未肯信。

當日孟獲行至瀘水，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，皆來尋探。衆兵見了孟獲，且驚且喜，拜問曰：「大王如何能夠回來？」獲曰：「蜀人監我在帳中，被我殺死十餘人，乘夜黑而走。正行間，逢著一哨馬軍，又被我殺之，奪了此馬，因此得脫。」

衆皆大喜，擁孟獲渡了瀘水，下住寨棚，會集各洞酋長，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，約有十餘萬騎。此時董荼那阿會喃已在洞

中。孟獲使人去請，二人懼怕，只得也引洞兵來。獲傳令曰：『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，不可與戰，戰則中他詭計。彼川軍遠來勞苦，況卽日天熱，彼兵豈能久住？吾等有此瀘水之險，將船筏盡拘在南岸，一帶皆築土城，深溝高壘，看諸葛亮如何施謀。』

衆酋長從其計，盡拘船筏於南岸，一帶築起土城。在依山傍崖之地，高豎敵樓，樓上多設弓弩礮石，準備久處之計。糧草皆是各洞供運。孟獲以爲萬全之策，坦然不憂。

卻說孔明提兵大進，前軍已至瀘水，哨馬飛報說：『瀘水之內，並無船筏，又兼水勢甚急，隔岸一帶築起土城，皆有蠻兵守把。』時值五月，天氣炎熱，南方之地，分外厲害，軍馬衣甲，皆穿不得。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，回到本寨，聚諸將至帳中，傳令曰：『

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，深溝高壘，以拒我兵；吾既提兵至此，如何空回？汝等各各引兵，依山傍樹，揀林木茂盛之處，與我將息人馬。」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，揀陰涼之地，分作兩個寨子，使王平、張翼、關索各守一寨；內外皆搭草棚，遮蓋馬匹，將士乘涼，以避暑氣。參軍蔣琬看了，入問孔明曰：「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，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。倘蠻兵偷渡瀘水，前來劫寨，若用火攻，如何解救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公勿多疑。吾自有妙算。」蔣琬等皆不曉其意。

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並糧米到。孔明令入。岱參拜畢，一面將米藥分派各寨。孔明問曰：「汝今帶多少軍來？」馬岱曰：「吾有三千軍。」孔明曰：「吾軍累戰疲困，欲用汝軍，未知肯向前否？」

『岱曰：『皆是朝廷軍馬，何分彼此？丞相要用，雖死不辭。』孔明曰：『今孟獲拒住瀘水，無路可渡。吾欲先斷其糧道，令彼軍自亂。』岱曰：『如何斷得？』孔明曰：『離此一百五十里，瀘水下流沙口，此處水慢，可以繫筏而渡。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，直入蠻洞，先斷其糧，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兩洞主，使爲內應，不可有誤。』』

馬岱欣然去了，領兵前到沙口，驅兵渡水；因見水淺，大半不下筏，只裸衣而過，半渡皆倒；急救傍岸，口鼻出血而死。馬岱大驚，連夜回告孔明。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。土人曰：『目今炎天，毒聚瀘水，日間甚熱，毒氣正發。有人渡水，必中其毒。或飲此水，其人必死。若要渡時，須待夜靜水冷，毒氣不起，飽食渡之，方可無事。』』

孔明遂令土人引路；又選精壯車五六百，隨著馬岱，來到瀘水沙口，紮起木筏，半夜渡水，果然無事。岱領着二千壯軍，令土人引路，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，夾山峪而來。那夾山峪，兩下是山，中間一條路，止容一人一馬而過。馬岱占了夾山峪，分撥軍士，立起寨柵。洞蠻不知，正解糧到，被岱前後截住，奪糧百餘車。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。

此時孟獲在寨中，終日飲酒取樂，不理軍務。謂衆酋長曰：『吾若與諸葛亮對敵，必中奸計。今靠此瀘水之險，深溝高壘，以待之。蜀人受不過酷熱，必然退走。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，便可擒諸葛亮也。』言訖，呵呵大笑。忽然班內一酋長曰：『沙口水淺，偷蜀兵偷偷過來，深爲厲害，當分軍把守。』獲笑曰：『汝是本處土

人如何不知？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，渡則必死於水中。』酋長又曰：『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，當復何如？』獲曰：『不必多疑。吾境內之人，安肯助敵人耶？』

正言之間，忽報蜀兵不知多少，暗渡瀘水，絕斷了夾山糧道，打著『平北將軍馬岱』旗號。獲笑曰：『量此小輩，何足道哉！』即遣副將亡牙長，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。

馬岱望見蠻兵已到，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。兩陣對圓，亡牙長出馬，與馬岱交鋒；只一合，被岱一刀，斬於馬下。蠻兵大敗走回，來見孟獲，細言其事。獲喚諸將問曰：『誰敢去敵馬岱？』

言未畢，董荼那出曰：『某願往。』孟獲大喜，遂與三千兵而去。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，即遣阿會喃，引三千兵，去守把沙口。

卻說董茶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，馬岱引兵來迎。部內軍有識得是董茶那，說與馬岱如此如此。岱縱馬向前大罵曰：『無義背恩之徒！吾丞相饒你性命，今又背反，豈不自羞！』董茶那滿面羞慚，無言可答，不戰而退。馬岱掩殺一陣而回。董茶那回見孟獲曰：『馬岱英雄，抵敵不住。』獲大怒曰：『吾知汝等原受諸葛亮之恩，今故不戰而退！正是賣陣之計！』喝教推出斬了。衆酋長再三哀告，方纔免死，叱武士將董茶那打了一百大棍，放歸本寨。

諸多酋長，皆來告董茶那曰：『我等雖居蠻方，未嘗敢犯中國；中國亦不曾侵我。今因孟獲勢力相逼，不得已而造反，想孔明神機莫測，曹操孫權尙自懼之，何況我等蠻方乎？況我等皆受其

活命之恩，無可爲報，今欲捨一死命，殺孟獲去投孔明，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。」董荼那曰：「未知汝等心下若何？」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，一齊同聲應曰：「願往！」

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，引百餘人，直奔大寨而來。時孟獲大醉於帳中。董荼那引衆人持刀而入，帳下有兩將侍立。董荼那以刀指曰：「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宜當報効。」二將曰：「不須將軍下手，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。」於是一齊入帳，將孟獲執縛已定，押到瀘水邊，駕船直過北岸，先使人報知孔明。

卻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，於是密傳號令，教各寨將士，整頓軍器，方教爲首酋長，解孟獲入來，其餘皆回本寨聽候。董荼那先入中軍，見孔明細說其事。孔明重加賞勞，用好言撫慰，遣董

茶那引衆酋長去了，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。孔明笑曰：「汝前者有言：『但再擒得，便肯降服。』今日如何？」獲曰：「此非汝之能也，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，以致如此。如何肯服？」

孔明曰：「吾今再放汝去，若何？」孟獲曰：「吾雖蠻人，頗知兵法；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，吾當率兵再決勝負。若丞相這番生擒得我，那時傾心吐膽歸降，並不敢改移也。」孔明曰：「這番生擒，如又不服，必無輕恕。」令左右去其繩索，仍前賜以酒食，列坐於帳上。孔明曰：「吾自出茅廬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。汝蠻邦之人，何爲不服？」

獲默然不答。孔明酒後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，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，所積軍器。孔明指謂孟獲曰：「汝不降吾，真愚人也。吾

有如此之精兵猛將，糧草器械，汝安能勝吾哉？汝若早降，吾當奏聞天子，令汝不失王位，子子孫孫，永鎮蠻邦。意下如何？」獲曰：「某雖肯降，怎奈洞中之人，未肯心服。若丞相肯放回去，就當招安本部人馬，同心合膽，方可歸順。」

孔明欣然，又與孟獲回到大寨。飲酒至晚，獲辭去。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，以船送獲歸寨。孟獲來到本寨，先伏刀斧手於帳下，差心腹人到董荼那、阿會喃寨中，只推孔明有使命至，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，盡皆殺之，棄屍於澗。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，守把隘口，自引軍出了夾山峪，要與馬岱交戰，卻並不見一人。及問土人，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，歸大寨去了。獲再回洞中，與親弟孟優商議曰：「如今諸葛亮之虛實，吾已盡知。汝可去如此如此。」

孟優領了兄計，引百餘蠻兵，搬載金珠寶貝、象牙犀角之類，渡了瀘水，逕投孔明大寨而來。方纔過了河時，前面鼓角齊鳴，一彪軍擺開，爲首大將，乃馬岱也。孟優大驚。岱問了來情，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。孔明正在帳中，與馬謖、呂凱、蔣琬、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，忽帳下一人報稱：「孟優差弟孟優來進寶貝。」孔明回顧馬謖曰：「汝知其來意否？」謖曰：「不敢明言。容某暗寫於紙上，呈與丞相，看合鈞意否？」

孔明從之。馬謖寫訖，呈與孔明。孔明看畢，撫掌大笑曰：「擒孟獲之計，吾已差派下也。汝之所見，正與吾同。」遂喚趙雲入，向耳旁吩咐如此如此；又喚魏延，入亦低言吩咐；又喚王平、馬忠、關

索入，亦密密地吩咐。

各人受了計策，皆依令而去，方召孟優入帳。優再拜於帳下，曰：『家兄孟獲，感丞相活命之恩，無可奉獻，輒具金珠寶貝若干，權爲賞軍之資。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。』

孔明曰：『汝兄今在何處？』優曰：『爲感丞相天恩，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，少時便回來也。』孔明曰：『汝帶多少人來？』優曰：『不敢多帶，只是隨行百餘人，皆運貨物者。』孔明盡教入帳，看時，皆是青眼黑面，黃髮紫鬚，耳帶金環，蓬頭跣足，身長力大之士。孔明就令隨席而坐，教諸將勸酒，慇懃相待。

卻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，忽報有二人回了，喚入問之，具說：『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，將隨行之人，皆喚入帳中，殺牛宰馬，

設宴相待。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，今夜二更，裏應外合，以成大事。

孟獲聽知甚喜，卽點起三萬蠻兵，分爲三隊。獲喚各洞酋長，吩咐曰：『各軍盡帶火具。今晚到了蜀寨時，放火爲號，吾當自取中軍，以擒諸葛亮。』諸多蠻將，受了計策，黃昏左側，各渡瀘水而來。孟獲帶領心腹蠻兵百餘人，徑投孔明大寨，於路並無一軍阻當。前至寨門，獲率衆將驟馬而入，乃是空寨，並不見一人。獲撞入中軍，只見帳中燈燭熒煌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。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、呂凱二人款待，令樂人搬做雜劇，慇懃勸酒，酒內下藥，盡皆醉倒，渾如醉死之人。

孟獲入帳問之，內有醒者，但指口而已。獲知中計，急救了孟

優等一千人，卻待奔回中隊，前面喊聲大震，火光驟起，蠻兵各自逃竄。一彪軍殺到，乃是蜀將王平。獲大驚，急奔左隊時，火光衝天，一彪軍殺到，爲首蜀將乃是魏延。獲慌忙望右隊而來，只見火光又起，又一彪軍殺到，爲首蜀將乃是趙雲。三路軍夾攻將來，四下無路。孟獲棄了將士，匹馬望瀘水而逃，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，駕一小舟，獲慌令近岸。人馬方纔下船，一聲號起，將孟獲縛住。原來馬岱受了計策，引本部兵扮作蠻兵，撐船在此誘擒孟獲。

於是孔明招安蠻兵，降者無數。孔明一一撫慰，並不加害，就教救滅了餘火。須臾，馬岱擒孟獲至。趙雲擒孟優至，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。孔明指孟獲而笑曰：「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，如何瞞得我過！今番又被我擒，汝可服否？」獲曰：「此乃吾

弟貪口腹之故，誤中汝毒，因此失了大事。吾若自來，弟以兵應之，必然成功。此乃天敗，非吾之不能也，如何肯服？」孔明曰：「今已三次，如何不服？」孟獲低頭不語。孔明笑曰：「吾再放汝回去。」孟獲曰：「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，收拾家下親丁，和丞相大戰一場，那時擒得，方纔死心塌地而降。」孔明曰：「再若擒住，必不輕恕。汝可小心在意，勤攻韜略之書，再整親信之士，早用良策，勿生後悔。」遂令武士去其繩索，放起孟獲，并孟優及各洞酋長，一齊都放。孟獲等拜謝去了。

此時蜀兵已渡瀘水。孟獲等過了瀘水，只見岸口陳兵列將，旗幟紛紛。獲到營前，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：「這番拏住，必無輕放！」孟獲到了自己寨時，趙雲早已襲了此寨，布列兵馬。雲坐於

大旗下，按劍而言曰：『丞相如此相待，休忘大恩！』獲諾諾連聲而去。將出界口山坡，魏延引一千精兵，擺在坡上，勒馬厲聲而言曰：『吾今已深入巢穴，奪汝險要，汝尙自愚迷，抗拒大軍，這回拏住，碎屍萬段，決不輕饒！』孟獲等抱頭鼠竄，望本洞而去。

卻說孔明渡了瀘水，下寨已畢，大賞三軍，聚諸將於帳下曰：『孟獲第二番擒來，吾令遍觀各營虛實，正欲令其來覘營也。吾知孟獲頗曉兵法，吾將兵馬糧草炫耀，實令孟獲看吾破綻，必用火功。彼令其弟詐降，欲爲內應耳。吾三番擒之而不殺，誠欲服其心，不欲滅其類也。』衆將拜伏。

卻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，忿忿歸到銀坑洞中，卽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，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，并蠻方部落，借使牌刀獠丁

軍健數十萬，尅日齊備。各隊人馬，雲堆霧擁，俱聽孟獲調用。伏路軍探知其事，來報孔明。孔明笑曰：『吾正欲令蠻兵皆至，見吾之能也。』遂自駕小車，引數百騎前來探路。前有一河，名曰西洱河。水勢雖慢，並無一隻船筏。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，其木到水皆沉。孔明遂問呂凱。凱曰：『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，其山多竹，大者數圍。可令人伐之，於河上搭起竹橋，以渡軍馬。』

孔明卽調三萬人入山，伐竹數十萬根，順水放下，於河面狹處，搭起竹橋，闊十餘丈。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，便以爲濠塹，以浮橋爲門，壘土爲城。過橋南岸，一字下三個大營，以待蠻兵。

卻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，恨怒而來。將近西洱河，孟獲引前

部一萬刀牌獠丁，直扣前寨搦戰。孔明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手執羽扇，乘驕馬軍，左右衆將簇擁而出。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，頭頂朱紅盔，左手挽牌，右手執刀，騎赤毛牛，口中辱罵，手下萬餘洞丁，各舞刀牌，往來衝突。孔明急令退回本寨，四面緊閉，不許出戰。蠻兵皆裸衣赤身，直到寨門前叫罵。

諸將大怒，皆來稟孔明曰：『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！』孔明不許。諸將再三欲戰。孔明止之曰：『蠻方之人，不遵王化，今此一來，狂惡正盛，不可迎也；且宜堅守數日，待其猖獗少懈，吾自有妙計破之。』

於是蜀兵堅守數日。孔明在高阜處望之，窺見蠻兵已多懈怠，乃聚諸將曰：『汝等敢出戰否？』衆將欣然欲出。孔明先喚趙

雲魏延入帳，向耳畔低言，吩咐如此如此。二人受了計策先進。卻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。又喚馬岱吩咐曰：『吾今棄此三寨，退過河北；吾軍一退，汝可便拆浮橋，移於下流，卻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。』岱受計而去。又喚張翼曰：『吾軍退去，寨中多設燈火。孟獲知之，必來追趕，汝卻斷其後。』張翼受計而退。孔明只教關索護車。衆軍退去，寨中多設燈火。蠻兵望見，不敢衝突。

次日平明，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，只見三個大寨，皆無人馬，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。孟優曰：『諸葛亮棄寨而走，莫非有計否？』孟獲曰：『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，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，若非吳侵，定是魏伐。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，棄車仗而去也。可速追之，不可錯過。』

於是孟獲自驅前進，直到西洱河邊。望見河北岸上，寨中旗幟整齊如故，燦若雲錦；沿河一帶，又設錦城。蠻兵看見，皆不敢進，獲謂優曰：『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，故就河北岸少住，不二日必走矣。』遂將蠻兵屯於河岸；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，以備渡河，卻將敢戰之兵，皆移於寨前面。卻不知蜀兵早入自己之境。

是日，狂風大作，四處火明鼓響。蜀兵殺到，蠻兵獠丁，自相衝突。孟獲大驚，急引宗族洞丁，殺開條路，逕奔舊寨。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，乃是趙雲。獲慌忙回西洱河，望山僻處而走。又一彪軍殺出，乃是馬岱。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，望山谷中而逃。見南北西三處，塵頭火光，因此不敢前進，只得望東奔走。方纔轉過山口，見一大林之前，數十從人，引一輛小車；車上端坐孔明，呵呵大笑。

曰：『蠻王孟獲大敗至此，吾已等候多時也！』獲大怒，回顧左右曰：『吾遭此人詭計，受辱三次，今幸得這裏相遇。汝等奮力前進，連人帶馬砍爲粉碎！』

數騎蠻兵，猛力向前。孟獲當先吶喊，搶到大林之前，跣踏一聲，踏了陷坑，一齊塌倒。大林之內，轉出魏延，引數百軍來，一個個拖出，用索縛定。孔明先到寨中，招安蠻兵，并諸酋酋長洞丁。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。除死傷外，其餘盡皆歸降。孔明以酒肉相待，以好言撫慰，盡令放回。蠻兵皆感嘆而去。

少頃，張翼補孟優至。孔明誨之曰：『汝兄愚迷，汝當諫之。今被吾擒了四番，有何面目再見人耶？』孟優羞慚滿面，伏地告求免死。孔明曰：『吾殺汝不在今日，吾且饒汝性命，勸諭汝兄。』令

武士解其繩索，放起孟優。優泣拜而去。

不一日，魏延解孟獲至。孔明大怒曰：『你今番又被吾擒了，有何理說？』獲曰：『吾今誤中詭計，死不瞑目！』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。獲全無懼色，回顧孔明曰：『若敢再放吾回去，必然報四番之恨。』孔明大笑，令左右去其縛，賜酒壓驚，就坐於帳下。孔明問曰：『吾今四次以禮相待，汝尙然不服，何也？』獲曰：『吾雖是化外之人，不似丞相專施詭計，吾如何肯服？』孔明曰：『若再放汝回去，復能戰乎？』獲曰：『丞相若再拏住，吾那時傾心降服，盡獻本洞之物犒軍，誓不反亂。』

孔明卽笑而遣之。獲忻然拜謝而去。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，望南迤邐而行。早望見塵頭起處，一隊兵到，乃是兄弟孟優，

重整殘兵，來與兄報讎。兄弟二人，抱頭大哭，訴說前事。優曰：『我兵屢敗，蜀兵屢勝，難以抵當。只可就山陰洞中，退避不出。蜀兵受不過暑氣，自然退矣。』獲問曰：『何處可避？』優曰：『此去西南有一洞，名曰禿龍洞。洞主朵思大王，與弟甚厚，可投之。』

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，見了朵思大王。朵思慌引洞兵出迎。孟獲入洞，禮畢，訴說前事。朵思曰：『大王寬心！若川兵到來，令他一人一騎，不得還鄉，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！』

獲大喜，問計於朵思。朵思曰：『此洞中，止有兩條路：東北上一路，就是大王所來之路，地勢平坦，土厚水甜，人馬可行；若以木石壘斷洞口，雖有百萬之衆，不能進也。西北上有一條路，山險嶺惡，道路窄狹；其中雖有小路，多藏毒蛇惡蝎，黃昏時分，煙瘴大起。

直至巳午時方收，惟未申酉三時，可以往來；水不可飲，人馬難行。
『此處更有四個毒泉：一名啞泉，人若飲之，則不能言，不過旬日必死；二曰滅泉，人若沐浴，則皮肉皆爛，見骨而死；三曰黑泉，人若濺之在身，則手足皆黑而死；四曰柔泉，人若飲之，身軀軟弱如綿而死。今壘斷東北大路，令大王穩居敵洞，若蜀兵見東路截斷，必從西路而入；於路無水，若見此四泉，定然飲水，雖百萬之衆，皆無歸矣，何用刀兵耶？』

孟獲大喜，以手加額曰：『今日方有容身之地！』又望北指曰：『任諸葛神機妙算，難以施設！四泉之水，足以報敗兵之恨也！』自此，孟獲孟優終日與朵思大王筵宴。

卻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，遂傳號令，教大軍離西洱河，

望南進發，此時正當六月炎天，其熱如火。正行之際，忽哨馬飛報：『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，將洞口要路壘斷，內有兵把守，山惡嶺峻，不能前進。』孔明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爲前部，卻教新降蠻兵引路，尋西北小路而入。前到一泉，人馬皆渴，爭飲此水。王平縱有此路，回報孔明。比及到大寨之時，皆不能言，但指口而已。

孔明大驚，知是中毒，遂自駕小車，引數十人前來看時，見一潭清水，深不見底，水氣凜凜，軍不敢試。孔明下車，登高望之，四壁峯嶺，鳥雀不聞，心中大疑。忽望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，形容甚異。孔明請來相見，對坐于石上，問泉水之故。老叟答曰：『軍所飲之水，乃啞泉之水也；飲之難言，數日而死。此泉之外，又有三泉。東南有一泉，其水至冷，人若飲之，咽喉無煖氣，身軀軟弱而死，名曰柔

泉。正南有一泉，人若濺之在身，手足皆黑而死，名曰黑泉。西南有一泉，沸如熱湯，人若浴之，皮肉盡脫而死，名曰滅泉。敵處有此四泉，毒氣所聚，無藥可治。又煙瘴甚起，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；餘者時辰，皆瘴氣密布，觸之即死。」

孔明曰：「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。蠻方不平，安能併吞吳魏，再興漢室？」老叟曰：「丞相勿憂。老夫指引一處，可以解之。」孔明曰：「老丈有何高見，望乞指教。」老叟曰：「此去正西數里，有一山谷。入內行二十里，有一溪，名曰萬安溪。上有一高士，號爲萬安隱者。此人不出溪，有數十餘年矣。其草庵後有一泉，名安樂泉。人若中毒，汲其水飲之即愈。有人或生疥癩，或感瘴氣，於萬安溪內浴之，自然無事。更兼庵前有一等草，名曰「薤葉芸香」。人若

口含一葉，則瘴氣不染。丞相可速往求之。」孔明拜謝，尋舊路上車，回到大寨。

次日，孔明備了禮物，引王平及衆啞軍，連夜望老叟所言去處，迤邐而進。入山谷小徑，約行二十餘里，但見長松大柏，茂竹奇花，環繞一莊，籬落之中，有數間茅屋。孔明大喜，到莊前扣戶，有一小童出。孔明方欲通姓名，早有一人，竹冠草履，白袍阜縑，碧眼黃髮，忻然出曰：「來者莫非漢丞相否？」孔明笑曰：「高士何以知之？」隱者曰：「久聞丞相大纛南征，安得不知？」遂邀孔明入草堂。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孔明告曰：「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，今承嗣君聖旨，領大軍至此，欲服蠻邦，使歸王化。不期孟獲潛入洞中，軍士誤飲啞泉之水。特此過訪，望賜泉水以救衆兵殘生。」隱者

曰：『量老夫山野廢人，何勞丞相枉駕！此泉就在庵後。』教取來飲。

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，來到溪邊，汲水飲之；隨即吐出惡涎，便能言語。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。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，松花菜，以待孔明。隱者告曰：『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，



柳花飄入溪泉之間，水不可飲；但掘地爲泉，汲水飲之方可。』孔明求『薤葉芸香』，隱者令衆軍盡意採取：『各人口含一葉，自然瘴氣不侵。』孔明拜求隱者姓名。隱

者笑曰：『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。』

孔明愕然。隱者又曰：『丞相休疑，容伸片言。某一父母所生三人，長卽老夫孟節，次孟獲，又次孟優。父母皆亡。二弟強惡，不歸王化，某屢諫不從，故更改名姓，隱居於此。今劣弟造反，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，如此生受，孟節合該萬死，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。』孔明曰：『吾申奏天子，立公爲王，可乎？』節曰：『爲嫌功名而逃於此，豈復有貪富貴之意？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。孟節堅辭不受。孔明嗟嘆不已，拜別而回。

孔明回到大寨之中，令軍士掘地取水，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。蠻兵探知，來報。孟獲曰：『蜀兵不染瘴疫之氣，又無枯渴之患，諸泉皆不應。』朵思大王聞知不信，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，只見蜀兵安然無事，大桶小擔，搬運水漿，飲馬造飯。朵思

見之，毛髮聳然，回顧孟獲曰：『此乃神兵也！』獲曰：『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，就殞於軍前，安肯束手受縛！』朵思曰：『若大王兵敗，吾妻子亦休矣。當殺牛宰馬，大賞洞丁，不避水火，直衝蜀寨，方可得勝。』

於是大賞蠻兵。正欲起程，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。孟獲大喜曰：『鄰兵助我，我必勝矣！』即與朵思大王出洞迎接。楊鋒引兵入曰：『吾有精兵三萬，皆披鐵甲，能飛山越嶺，足以敵蜀兵百萬，我有五子，皆武藝足備，願助大王。』鋒令五子入拜，皆彪軀虎體，威風抖擻。孟獲大喜，遂設席相待。楊鋒父子酒至半酣，鋒曰：『軍中少樂，吾隨軍有蠻姑，善舞刀牌，以助一笑。』獲忻然從之。

須臾，數十蠻姑，皆披髮跣足，從帳外舞跳而入。羣蠻拍手以歌和之。楊鋒令二子把盞。二子舉盃詣孟獲。孟獲優前。二人接盃，方欲飲酒，鋒大喝一聲，二子早將孟獲。孟獲執下座來。朵思大王卻待要走，已被楊鋒擒了。蠻姑橫截於帳上，誰敢近前？獲曰：「一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」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，往日無冤，何故害我？」鋒曰：「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無可以報，今汝反叛，何不擒獻！」

於是各洞蠻兵，皆走回本鄉。楊鋒將孟獲。孟獲。朵思等解赴孔明寨來。孔明令人。楊鋒等拜於帳下曰：「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，故擒孟獲。孟獲等呈獻。」孔明重賞之，令驅孟獲入。孔明笑曰：「汝今番心服乎？」獲曰：「非汝之能，乃吾寨中之人，自相殘

害以致如此。要殺便殺，只是不服！』孔明曰：『汝賺吾入無水之地，更以啞泉、滅泉、黑泉、柔泉，如此之毒，吾軍無恙，豈非天意乎？汝何如此執迷？』獲又曰：『吾祖居銀坑山中，有三江之險，重關之固。汝若就彼擒之，吾當子子孫孫，傾心服事。』孔明曰：『吾再放汝回去，重整兵馬，與吾共決勝負；如那時擒住，汝再不服，當滅九族！』叱左右去其縛，放起孟獲。獲再拜而去。孔明又將孟優并朵思大王皆釋其縛，賜酒食壓驚。二人悚懼，不敢正視。孔明令鞍馬送回。

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。那洞外有三江：乃是瀘水、甘南水、西城水。三路水會合，故爲三江。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，多產萬物；洞西二百餘里，有鹽井；西南二百里，直抵瀘甘；正南三百里，乃

是梁都洞。洞中有山，環抱其洞，山上出銀礦，故名爲銀坑山。山中置宮殿樓臺，以爲蠻王巢穴。

卻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，謂之曰：『吾屢受辱於蜀兵，立誓欲報之。汝等有何高見？』言未畢，一人應曰：『吾舉一人，可破諸葛亮。』衆視之，乃孟獲妻弟，現爲八番部長，名曰帶來洞主。

獲大喜，急問何人。帶來洞主曰：『此去西南八納洞，洞主木鹿大王，深通法術，出則騎象，常有虎豹豺狼跟隨。手下更有三萬神兵，甚是英勇。大王可修書具禮，某親往求之。此人若允，何懼蜀兵哉？』獲忻然，令國舅齋書而去。卻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，以爲前面屏障。

卻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，見此城三面傍江，一面通旱，即遣魏延、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。軍到城下時，城上弓弩齊發。原來洞中之人，多習弓弩。一弩齊發十矢，箭頭上皆用毒藥。但有中箭者，皮肉皆爛，見五臟而死。

趙雲、魏延不能取勝，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。孔明自乘小車，到軍前看了虛實，回到寨中，令軍退數里下寨。蠻兵望見蜀兵遠退，皆大笑作賀，只疑蜀兵懼怯而退，因此夜間安心穩睡，不去哨探。

卻說孔明約軍退後，即閉寨不出。一連五日，並無號令。黃昏左側，忽起微風。孔明傳令曰：『每軍要衣襟一幅，限一更時分應點。無者立斬。』諸將皆不知其意，衆軍依令預備。初更時分，又傳

令曰：『每軍衣襟一幅，包土一包。無者立斬。』衆軍亦不知其意，只得依令預備。孔明又傳令曰：『諸軍包土，俱在三江城下交割。先到者有賞。』

衆軍聞令，皆包淨土，飛奔城下。孔明令積土爲蹬道，先上城者爲頭功。於是蜀兵十餘萬，并降兵萬餘，將所包之土，一齊棄於城下。一霎時，積土成山，接連城上。一聲暗號，蜀兵皆上城。蠻兵急放弩時，大半早被執下。餘者棄城而逃。朵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。蜀將督軍分路勦殺。孔明取了三江城，所得珍寶，皆賞三軍。殘敗蠻兵，逃回見孟獲，說：『朵思大王身死，失了三江城。』獲大驚。正慮之間，人報：『蜀兵已渡江，今在本洞前下寨。孟獲甚是慌張。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：『既爲男子，何無智也？我雖

是一婦人，願與你出戰。』獲視之，乃妻祝融夫人也。夫人世居南蠻，乃祝融氏之後，善使飛刀，百發百中。孟獲起身稱謝。夫人忻然上馬，引宗黨猛將數百員，生力蠻兵五萬，出銀坑宮闕，來與蜀兵對敵。

方纔轉過洞口，一彪軍攔住，爲首蜀將，乃是張嶷。蠻兵見之，卻早兩路擺開。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，手挺丈八長標，坐下捲毛赤兔馬。張嶷見之，暗暗稱奇。二人驟馬交鋒，戰不數合，夫人撥馬便走。張嶷趕去，空中一把飛刀落下。嶷趕用手隔，正中左臂，翻身落馬。蠻兵發一聲喊，將張嶷執縛去了。

馬忠聽得張嶷被執，急出救時，早被蠻兵困住。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，忠忿怒向前去戰，坐下馬絆倒，亦被擒了。都解

入洞中來見孟獲。獲設席慶賀。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疑馬忠要斬。獲止之曰：『諸葛亮放吾五次，今番若斬彼將，是不義也。且因在洞中，待擒住諸葛亮，殺之未遲。』夫人從其言，笑飲作樂。

卻說敗殘兵來見孔明，告知其事。孔明卽喚馬岱趙雲魏延三人受計。各自領軍前去。次日，蠻兵報入洞中，說趙雲搦戰。祝融夫人卽上馬出迎。二人戰不數合，雲撥馬便走。夫人恐有埋伏，勒兵而回。延又引軍來搦戰，夫人縱馬相迎。正交鋒緊急，延詐敗而走，夫人只不趕。

欲日，趙雲又引軍來搦戰，夫人領蠻兵出迎。二人戰不數合，雲詐敗而走，夫人按標不趕。欲收軍回洞時，魏延引軍齊聲辱罵，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。延撥馬便走，夫人忿怒趕來。延驟馬奔入

山僻小路。忽然背後一聲響亮，延回頭視之，夫人仰鞍落馬。

原來馬岱埋伏在是，用絆馬索絆倒，就裏擒縛，解投大寨而來。蠻將洞兵皆來救時，趙雲一陣殺散。孔明端坐於帳上。馬岱解祝融夫人到，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，請在別帳賜酒壓驚，遣使往告孟獲，欲送夫人換張嶷馬忠二將。

孟獲允諾，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。孔明遂送夫人入洞。孟獲接著，又喜又惱。忽報八納洞主到。孟獲出帳迎接，見其人騎著白象，身服金珠瓔珞，腰懸兩口大刀，領著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，簇擁而入。獲再拜哀告，訴說前事。木鹿大王許以報讎。獲大喜，設宴相待。

次日，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。趙雲魏延聽知蠻兵

出，遂將軍馬布成陣勢。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，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；人多不穿衣甲，間裸身赤體，面目醜陋；軍中不鳴鼓角，但篩金爲號；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，手執蒂鐘，身騎白象，從大旗中而出。趙雲見了，謂魏延曰：『我等上陣一生，未嘗見如此人物。』

二人正沉吟之際，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，手搖蒂鐘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如同驟雨；一聲畫角響，虎豹豺狼，猛獸毒蛇，乘風而出，張牙舞爪，衝將過來。蜀兵如何抵當，往後便退。蠻兵隨後追殺，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。趙雲魏延收聚敗兵，來孔明帳前請罪，細說此事。

孔明笑曰：『非汝二人之罪。吾未出茅廬之時，先知南蠻有

「驅虎豹」之法。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。隨軍有二十輛車，俱封記在此。今日且用一半，留下一半，後有別用。」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，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。衆皆不知其意。孔明將櫃打開，皆是木刻綵畫巨獸，俱用五色絨線爲毛衣，鋼鐵爲牙爪，一個可騎坐十人。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，領了一百口，內裝煙火之物，藏在軍中。

次日，孔明驅兵大進，布於洞口。蠻兵探知，入洞報與蠻王。木鹿大王自謂無敵，卽與孟獲引蠻兵而出。孔明綸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端坐於車上。孟獲指曰：「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！若擒住此人，大事定矣！」

木鹿大王口中念咒，手搖蒂鐘，頃刻之間，狂風大作，猛獸突

出。孔明將羽扇一搖，其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。蜀陣中假獸擁出。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，口吐火焰，鼻出黑烟，身搖銅鈴，張牙舞爪而來，諸惡獸不敢前進，皆奔回蠻洞，反將蠻兵衝倒無數。孔明驅兵大進，鼓角齊鳴，望前追殺。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。洞內孟獲宗黨，皆棄宮闕，扒山越嶺而走。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。

次日，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，忽報：『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，因勸孟獲歸降，獲不從，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，獻與丞相。』

孔明聽知，即喚張嶷馬忠吩咐如此如此。二將受了計，引二千精壯兵，伏於兩廊。孔明即令守門將，俱放進來。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，拜於殿下。孔明大喝曰：『與吾擒下！』兩

廊壯兵齊出，二人捉一人，盡被執縛。孔明大笑曰：「量汝些小詭計，如何瞞得我！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，吾不加害汝，只道吾深信，故來詐降，欲就洞中殺吾！」喝令武士搜其身畔，果然各帶利刀。

孔明問孟獲曰：「汝原說在汝家擒住，方始心服；今日如何？」獲曰：「此是我等自來送死，非汝之能也。吾心未服。」孔明曰：「吾擒住六番，尙然不服，欲待何時耶？」獲曰：「汝第七次擒住，吾方傾心歸服，誓不反矣。」孔明曰：「巢穴已破，吾何慮哉！」叱武士盡去其縛，叫之曰：「這番擒住，再若支吾，必不輕恕！」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。

卻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，大半中傷而逃，正遇蠻王孟獲。

救了敗兵，心中稍喜，卻與帶來洞主商議曰：『吾今府洞已被蜀兵所占，今投何地安身？』帶來洞主曰：『止有一國可以破蜀。』獲喜曰：『何處可去？』帶來洞主曰：『此去東南，有一國名烏戈。國主兀突骨，身長二丈，不食五穀，以生蛇惡獸爲飯；身有鱗甲，刀箭不能侵。其手下軍士，俱穿藤甲——其藤生於山澗之中，盤於石壁之內；國人採取浸於油中，半年方取出曬之；曬乾復浸，凡十餘遍，卻纔造成鎧甲；穿在身上，渡江不沉，經水不溼，刀箭皆不能入。——因此號爲「藤甲軍」。今大王可往求之。若得彼相助，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耳。』

孟獲大喜，遂投烏戈國，來見兀突骨。其洞無宇舍，皆居土穴之內。孟獲入洞，再拜哀告前事。兀突骨曰：『吾起本洞之兵，與汝

報讎。』獲欣然拜謝。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。——一名土安，一名奚泥，——起三萬兵，皆穿藤甲，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。卻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，回報曰：『孟獲請烏戈國主，引三萬藤甲軍，見屯於桃花渡口。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，併力拒戰。』孔明聽說，提兵大進，直至桃花渡口。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，甚是醜惡。又問土人，言說卽日桃葉正落，水不可飲。孔明退五里下寨，留魏延守寨。

次日，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，金鼓大震。魏延引兵出迎。蠻兵捲土而至。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，皆不能透，俱落於地。刀砍槍刺，亦不能入。蠻兵皆使利刀鋼叉。蜀兵如何抵當，盡皆敗走。蠻兵不趕而回。魏延復回，趕到桃花渡延，只見蠻兵帶甲

渡水而去；內有困乏者，將甲脫下，放在水面，以身坐其上而渡。

魏延急回大寨，來稟孔明，細言其事。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。凱曰：『某素聞南蠻中有一烏戈國，無人倫者也。更有藤甲護身，急切難傷。又有桃葉惡水，本國人飲之，反添精神；別國人飲之，卽死。如此蠻方，縱有全勝，有何益焉？不如班師早回。』孔明笑曰：『吾非容易到此，豈可便去？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。』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，且休輕出。

次日，孔明令土人引路，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處，遍觀地理。山險嶺峻之處，車不能行，孔明棄車步行。忽到一山，望見一谷，形如長蛇，皆危峭石壁，並無樹木，中問一條大路。孔明問土人曰：『此谷何名？』土人答曰：『此處名爲盤蛇谷。出谷則

三江城大路。谷前名塔郎甸。』孔明大笑曰：『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！』遂回舊路，上車歸寨，喚馬岱吩咐曰：『與汝黑油櫃車十輛，須用竹竿千條。櫃內之物，如此如此。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，依法而行。與汝半月限，一切完備。至期如此施設。倘有走漏，定按軍法。』

馬岱受計而行。又喚趙雲吩咐曰：『汝去盤蛇谷後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。所用之物，尅日完備。』趙雲受計而去，又喚魏延吩咐曰：『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。如蠻兵渡水來敵，汝便棄了寨，望白旗處而走。限半月內，須要連輸十五陣，棄七個寨柵。若輸十四陣，也休來見我。』

魏延領命，心中不樂，怏怏而去。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，依

所指之處，築立寨柵去了。卻令張嶷、馬忠引本所降洞千人，如此行之。各人都依計而行。

卻說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：『諸葛亮多有巧計，只是埋伏。今後交戰，吩咐三軍：但見山谷之中，林木多處，不可輕進。』兀突骨曰：『大王說得有理。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。今後依此言之。吾在前面廝殺，汝在背後教道。』

兩人商量已定。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。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渡河來，與蜀兵交戰。不數合，魏延敗走。蠻兵恐有埋伏，不趕自回。次日，魏延又去立了營寨。蠻兵哨得，又有衆軍渡過河來戰。延出迎之。不數合，延敗走。蠻兵追殺十餘里，見四下並無動靜，便在蜀寨中屯住。

次日，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，說知此事。兀突骨卽引兵大進，將魏延追一陣。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。只見前有白旗。延引敗兵，急奔到白旗處。早有一寨，就寨中屯住。兀突骨驅兵追至，延引兵棄寨而走。蠻兵得了蜀寨。次日，又望前追殺。魏延回兵交戰，不三合又敗，只看白旗處而走。又有一寨，延就寨屯住。次日，蠻兵又至。延略戰又走。蠻兵占了蜀寨。

話休絮煩。魏延且戰且走，已敗十五陣，連棄七個營寨。蠻兵大進追殺。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，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，便不敢進，卻使人遠望，果見樹蔭之中，旌旗招颭。兀突骨謂孟獲曰：『果不出大王所料。』孟獲大笑曰：『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！』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，奪了七個營寨，蜀兵望風而走，諸葛亮已是

計窮；只此一進，大事定矣！」

兀突骨大喜，遂不以蜀兵爲念。至第十六日，魏延引敗殘兵來，與藤甲軍對敵。兀突骨騎象當先，頭戴日月狼鬚帽，身披金珠瓔珞，兩肋下露出生鱗甲，眼中微露光芒，手指魏延大罵。延攔馬便走。後面蠻兵大進。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，望白旗而走。兀突骨統引兵衆，隨後追殺。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，料無埋伏，放心追殺。趕到谷中，見數十輛頭油櫃車，在當路。蠻兵報曰：「此是蜀兵運糧道路，因大王兵至，撤下糧車而走。」

兀突骨大喜，催兵追趕。將出谷口，不見蜀兵。只見橫木亂石滾下，壘斷谷口。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，忽見前面大小車輛，裝載乾柴，盡皆火起。兀突骨忙教退軍，只聞後兵發喊，報說各口已被

乾柴壘斷。車中原來皆是火藥，一齊燒著。

兀突骨見無草木，心尚不慌，令尋路而走。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。火把到處，地中藥線皆著，就地飛起鐵礮。滿谷中火光亂舞。但逢藤甲，無有不著。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，燒得互相擁抱，死於盤蛇谷中。

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，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，大半被鐵礮打的頭臉粉碎，皆死於谷中，臭不可聞。

卻說孟獲在寨中，正望蠻兵回報。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，言說：『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，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。特請大王前去接應。我等皆是本洞之人，不得已而降蜀。今知大王前來，特來助戰。』



孟獲大喜，卽引宗黨并所聚番人，連夜上馬，就令蠻兵引路。方到盤蛇谷時，只見火光甚烈，臭味難聞。獲知中計，急退兵時，左邊張疑，右邊馬忠，兩路軍殺出。獲方欲抵敵，一聲喊起，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，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，盡皆擒了。孟獲匹馬殺出重圍，望山徑而走。

正走之間，見山凹裏一簇人馬，擁出一輛小車，車中端坐一人，綸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乃孔明也。孔明大喝曰：「反

賊孟獲！今番如何？」獲卽回馬走。旁邊閃過一將，攔住去路，乃是馬岱。孟獲措手不及，被馬岱生擒活捉了。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，趕到蠻寨中，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。

孔明歸到寨中，升帳而坐，謂衆將曰：「吾今此計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吾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，吾卻空設旌旗，實無兵馬，疑其心也。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，堅其心也。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，兩壁廂皆是光石，並無樹木，下面都是沙土，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。軍中油櫃內，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礮，名曰「地雷」。三十步埋之。中用竹竿通節，以引藥線，纔一發動，山隕石裂。」

「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，安排於谷口。又於山谷準備大

木亂石。卻令魏延賺兀突骨并藤甲軍入谷，放出魏延，卽斷其路，隨後焚之。吾聞「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。」藤甲雖刀箭不能入，乃油浸之物，見火必著。蠻兵如此頑皮，非火攻安能取勝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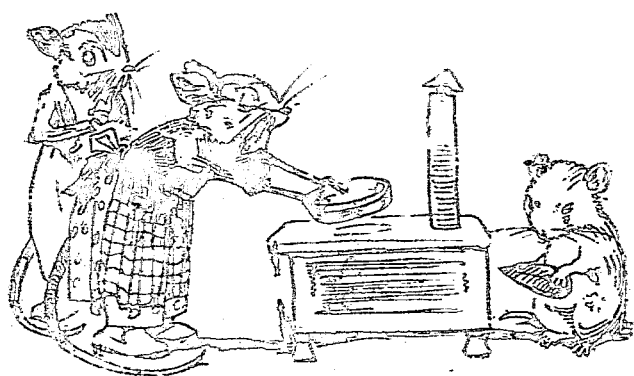
衆將拜伏曰：「丞相天機，鬼神莫測也！」孔明令押過孟獲來。孟獲跪於帳下。孔明令去其縛，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。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，如此如此，吩咐而去。

卻說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，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。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：「丞相面羞，不欲與汝相見。特令我來放他回去，再招人馬來決勝負。汝今可速去。」孟獲垂淚言曰：「七擒七縱，自古未嘗有也。吾雖化外之人，頗知禮義，直如此無羞恥乎？」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，皆匍匐跪於帳下，肉袒謝罪。

曰：『丞相天威，南人不復反矣！』孔明曰：『汝今服乎？』獲泣謝曰：『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，安得不服？』

孔明乃請孟獲上帳，設宴慶賀，就令永爲洞主。所奪之地，盡皆退還。孟獲宗黨及諸蠻兵，無不感戴，皆欣然跳躍而去。

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，乃爲孔明立生祠，四時享祀；皆呼之爲『慈父』。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，耕牛戰馬，以資軍用，誓不再反。南方既定，孔明乃大犒三軍，班師回蜀。



7.61
1.3
39